

daxuelianyu

大学炼狱

郭庆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振鸿
责任编辑：高艳华
刘立升

ISBN 7-5306-2954-9



9 787530 629543 >

ISBN 7 - 5306 - 2954 - 9

I · 2631 定价：16.50 元

124/15/
G956

大学炼狱

郭庆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A09366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炼狱/郭庆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06-2954-9

I. 大…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21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6000册 定价:16.50元

1

夜，静悄悄的。万籁俱寂。

黑暗中，含苞初绽的花蕾轻柔地伸着懒腰，张开了她的眼睛。

长青树上又抽出了一叶新芽，不起眼的模样，害羞地探头探脑地张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哇”，一声尖叫，一个新生命坠地了。

八月的天仍是那样的溽热，虽说闷在屋里没有了外面的骄阳似火，可心里还是一阵接一阵地烦躁。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成了急性子，没人乐意好好地站在那儿给你平心静气地谈上一句。

气压特别的低，感觉呼吸都困难了起来，直憋得胸口发慌。

可能是要下暴雨了，北方的天气就是这个脾气。宇彦坐在电视机旁边捱不住了，时不时地涌出一个个奇怪的念头：想大吼一声，想出去没命地疯狂地踢场球，想扎进河里浸个猛子，想和谁干上一架，想……

不知怎地，自从看了高考的成绩单后，他这心就没静过，总是想这想那的。甭说睡觉不得安生，就是和家人搓会



儿麻将，玩会儿扑克也总会不经意地发出一阵阵焦虑的叹息声。

其实，爸妈也了解孩子，苦读了十一二年的书，能否步入高校继续深造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本来，宇彦成绩蛮好的，根本不用为重点大学的名额担忧，只是考场发挥不尽如人意，末了，才糊里糊涂填报了一个名气不甚响亮的重点院校——津洋大学。

“哥，哥，快点，快！”只见妹妹小楠气喘嘘嘘地从外面冲了进来，“快点儿，河南卫视！”

宇彦赶快把电视按到了8频道。这电视太旧了，连个遥控都没有，前几年买的时候蛮先进的，没法子，电器这东西更新得快。因为是日本进口的，质量不错，家里也一直舍不得更换。

小楠继续在一旁嚷着：“都开始半天了，你们也不知道，人家……”

“别说了。”老爸的两眼也和宇彦一样直直地盯着电视屏幕，对小楠叫道。

刹那间，整个屋里的三个人仿佛都同时屏住了呼吸，特别地静，惟有播音员那甜美的声音在空中不紧不慢地飘移着。

“中国科技大学，讨厌，怎么还没有津洋大学！”宇彦厌烦地说，“有了，有了，是津洋大学。”宇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叫道。

“10020116573，刘艳；……；10020176841，苏伦；10020165421，宇彦……”



还没等播音员把他的姓名播出，宇彦就明白了结果，长出了口气，“扑通”一声倒在了床上。

“哥，考上了，考上了呀！有你！我得赶紧告诉妈去……”

“妈，妈，”小楠又风也似的跑了出去。

老爸站了起来，脸上挂满了难以名状的笑容，是替儿子高兴，是觉得儿子给自己的老脸争了光，还是觉得儿子圆了当初自己未了的梦，说不清楚。

“歇一会儿，待会儿咱们好好吃一顿，庆贺一下。”说着，老爸便迈着大步走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宇彦一个人了。“啊……”宇彦朝着天花板大吼了一声，如狮子一般，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这是他感情最强烈的表达方式。无论是极悲、极喜亦或极忧、极乐，他都会采用这种方式宣泄一下。

他身着T恤，一副一米七八左右的瘦骨架，闪亮乌黑的头发被三七分开，嘴唇的上角留着微长而整齐的胡须。一张端正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含着深沉感情的灵活的眼睛，很特别的双眼皮更衬托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宇彦这一吼吼出了多年来一直压在他心底的怨气。他的理想和愿望马上就可以变成现实了，他终于可以摆脱枯燥的高中生活了。曾经梦中天堂般的大学生活，曾经感觉高不可攀的大学生的荣耀，马上就属于自己了。

等待了十二个春秋，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可以解放了，可以摆脱学习的桎梏了，可以去过自己向往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狂喜，他想把这



个消息告诉全世界的人们!

宇彦洗了把脸,一边打着响指,一边吹着口哨走进了他自己的房间。房间里乱糟糟的,到处都扬满了书:有参考资料,有填报志愿指南,还有小说。“我终于可以摆脱你们了,因为我战胜了你们。”他看着这曾经陪伴他日日夜夜的书本,发出了最后的感叹!

他弯下腰,逐本整理了起来。他不能做个无情的人,用过它们之后,就随意扔掉。他想把它们捐献给下一届学生,也好让它们发挥自己的余热,直至寿终正寝!

“别整了,明天我帮你拾掇!”老妈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脸上同样堆着高兴与关怀的微笑。

老妈已是快五十的人了,矮胖的身材,刚焗过油的头发上仍然可以见到刺眼的白发。一双粗糙的手透露着她持家的艰辛,一条金项链倒使她慈祥的面孔年轻了许多,增添了许多光彩。

“去洗个澡,换套衣服,对,就穿妈昨天给你刚买的那件,呆会儿,邻居们都要过来喝两杯。”说完,便轻轻走了。

六点刚过,客厅里早已坐满了从七邻八舍赶来的街坊们,大概有十来个人,撑得不大的客厅满满的。不用说,全是些叔叔伯伯们,大娘小姨们都在厨房里帮着老妈摆弄酒菜呢!

这会儿,外面的人声嘈杂。宇彦偷偷从门缝里看过去,老爸已在给李伯伯递烟呢,李伯伯是个老好人,自己办了家公司,挺有钱。不过,他平时特别关心宇彦,有事没事就问宇彦的老爸,“宇彦最近咋样?”“还行,老样呗,昨天听他说

还是第二名,也不见有什么长进。”话虽这样说,宇彦老爸的脸上还是挂着明显的得意之情。

“知足吧!老宇,别太难为孩子,考一个重点大学肯定没问题。看看俺那个小贝,他妈的,提起他,就来气,整天就忙着看小说,打游戏,他要是能有你宇彦一半就好了!”李伯羡慕地说。

宇彦是不好意思出去,知道这一出去,李伯张叔就肯定要夸个不停。宇彦听不下这个,每当大人夸他的时候,他脸就红扑扑的,像个孩子似的;低头坐在那儿,两手搓个不停。

闹到十二点过,街坊们才依依不舍地和宇彦老爸握了握手,准备散场,临走还不忘每人夸上宇彦一句:“好好干,宇彦,将来老叔们就蒙你的福了!”“咱这片儿,你可是第一个名牌大学生啊!”



2

“这件用不用带，北边冷，可不像咱这儿用不着。用不着寒假再带回来嘛，又不是一去四年不回来了！”母亲说。

宇彦看着妈和小楠在那儿装包，也帮不上什么忙，只好陪着妈一块闲聊。妈不让他走开，说是让他看着点，好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了什么地方，免得将来想用的时候找不到。

“刚到那儿，太累。也不要急着把衣服往柜子里放，先歇两天，喘过气来再干也不迟。”宇彦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哥，你要是走了，我找谁问问题呢？”小楠不知从哪儿冒出这个问题，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你去问媚姐嘛，她都上高一了，还不会做你那点题！”宇彦安慰道。

“她讲得不行，反正我觉得她不及你讲的清楚，糊里糊涂的，真难受！”小楠不住地埋怨着。

“没事，你要是真搞不懂，就给我写信嘛，我们通过信来解决问题！”

“对了，大彦，别忘了有空常朝家打电话！”老妈又接过了话茬子，“记着，出了门，千万不要跟人家顶嘴、吵架，你一个人在外面，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我和你爸也不好赶过去，你大了，也要慢慢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衣服也不用洗得那

么勤,脏点儿就脏点儿,反正都是小伙子们,谁也不会说谁的。我知道你爱干净,不过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另外,心劲儿别再绷得那么足,该歌的时候就歌会儿。”

宇彦又点了点头,看着老妈一边使劲地把衣服往下压紧,一边认真地给自己讲着生活上应该注意的琐事,不由地心头一阵难过。毕竟这还是头一次出远门在千里之外的大学读书啊。

他没有让自己的脸上露出丝毫的异色神情,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坚强的男子汉,他的梦想在遥远的地方。现在,他要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了。然而,他又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想起昨晚听到母亲那隐隐约约的哭声,心中就充满了一种离别伤感的味道。

宇彦到冰箱里给母亲倒了一杯凉白开,母亲先给小楠喝了个够,自己也略微抿了几口。

“还有,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想吃啥就吃啥,别仔细。现在天还热,到那边后,像瓜呀,水果呀,顿顿吃点,营养才能跟得上……”

这个牛仔旅行包已经快装满了,本来长方瘦条的布兜现在已经突出了一个大肚子,塞得实实的,犹如一个临产的孕妇。要不是这牛仔布结实,恐怕早就裂缝开线了。

“好,妈,您放心吧!通知书上说我们宿舍也安装的有电话,你要是想我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到那儿,就先把寝室的电话号码告诉您!”

没等宇彦继续说下去,老爸在别的房间叫他:“过来,大彦!”



“什么事，爸？”宇彦问。

“这次去准备带多少？”

“5000块吧！”宇彦不好意思地应声。

“不够，不够，肯定不够，我知道。刚去又买这又买那的，多带点儿，反正你又不会乱花，用不完留给明年，扔不了的！”父亲一边数着钱，一边对宇彦说。

“爸，真的用不了那么多！”

“行，听你的，就那7000块吧！”

“爸，真的……”

“行了，别说了，7000块钱，少一分也不行，明天我就去银行给你办张牡丹信用卡，也好带着方便。”爸说。

“还是我去吧，那儿有我的一个同学，特别熟！”宇彦说道，老爸点了点头。

“刚才我给你车站的刘伯打过电话了，后天的火车，上午9:00的，本来想买两张卧铺的，可没了，只好买了两张硬座，这老刘，真是的，平常很少请他办过事，就这一次，也办不了！”老爸抱怨着，点上了一支香烟。

“爸，不是给您说过不用送了吗。我已经这么大了，再说是去上大学。一路上车都挺顺，不用担心。您要是去送，还得请假，多麻烦。我一个人就行了，无论如何，您这次得听我的，好不好！”宇彦执拗着自己的道理坚持不放。

这两天，除了和亲戚邻居聊天外，宇彦还特地去学校各个教过他课的老师家里串了串门，道了个别。这一拨老师自从高一就开始带宇彦课直至高三升学，感情挺深厚的。特别是张老师，每当宇彦想起来他，心中就有一种深深的亲

切感和敬佩之情。像这样兢兢业业,热爱学生,热爱教学的好老师,他一辈子也忘不掉。

志云等五六个同学这两天也到宇彦家里来找他玩。宇彦知道班里几个学习不错的同学都已陆续接到了通知书。尤其是王强考上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真是羡慕死人。惟有志云,不知为何,直到现在,本科志愿这一批都快录完了,还没有一点音信。大家都为他着急。

看着自己最为要好的朋友,宇彦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话。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他递了杯水。



3

看着母亲挂满泪珠的脸庞，宇彦的眼睛也模糊了，但他终究没有哭，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前来送行的人群，有老爸，有小妹，还有志云。

火车渐渐地开始爬行起来，宇彦轻轻地挥了挥手，眼睛一直盯着前来送别的亲友。慢慢地，人群变成了黑点；接着，黑点也消失了。

只有火车和铁轨亲合的“咯嗒”声还伴着宇彦，去奔赴这二千里的路程。

过了一天零一夜的二十四个小时，终于就要迈上津洋这块神圣的土地了，那里有津洋大学，有他梦中的地方。

宇彦提着两个大包，三个小包，连背带扛，刚走到站口，就远远望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津洋大学”四个大字。尽管他近视，没带眼镜，可为何这字看得这么清楚，至今他自己也不晓得其中的缘由。

他顿时来了精神，加快了脚步，冲着牌子挤了过去。

几个负责接待的同学从他身上接过包，领着他朝校车走去。一辆极为普通白色大客，真的是再普通不过了，和老家的公交车没有什么两样。惟有车前门那儿赫然印着四个黑字——“津洋大学”，毛体的，标志着它身份的高贵。



车上已有不少人了。看样子,都和宇彦一样,是刚从火车上下来的,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宇彦找了个位,安顿好行李,便坐了下来。

大多数都是学生独自来的,陪伴的家长并不多。只有四五个女生还依偎在父亲母亲的肩旁。宇彦真高兴自己没有让老爸来,否则非得让同学们笑掉牙不可,那多没面子!

前排的几个同学们正在大声地聊着,有说有笑。宇彦听了两句,感觉是一种很陌生的口音,可能是南方人吧,挺新鲜的。宇彦本来也想和他们搭声腔,侃两句,可一来怕自己本不标准的夹杂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不被他们接受,二来觉得浑身劳累、口干舌燥,也就保持了那份矜持,眼睛几下打量了起来。

津洋的火车站并不算很大,虽说是个都市,但并不像郑州那样是个巨大的交通枢纽,到处人山人海,挤满了流动的人群。相反,津洋人虽也不少,但感觉是安静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都市那种令人难受的喧闹。

可能老城市都这样,像人似的,到了中年沉稳许多,少言寡语;而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城市也可能正如一个为着自己理想而拼搏的青年,充满了朝气与活力,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城市是理性的,因为人是这个城市的主宰。

不知何时,车里已经坐满了人,开始徐徐启动向前驶进。宇彦感到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因为他知道津洋大学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大学。他仿佛向全城市的民众在炫耀:看,看看吧,我们这一车人都是大学生,是津洋大学的大学



生。

他觉得路上所有的行人都在用一种敬佩的眼光注视着这辆载满天之骄子的普通客车。宇彦明白,虽然车里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普通,但他晓得,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和他一样,激动、兴奋、自豪、骄傲,带着一种渴望的冲动向大学校园驶去。

太慢了,怎么还不到!宇彦心里不由抱怨起来。此刻他再也无心继续欣赏沿路的风景了。他很急切,望眼欲穿。

“到了,到了!”前面有人叫了一声。

宇彦一下子也兴奋起来,连每个毛细孔都在大口大口地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是的,真的到了。

多么庄严的校门啊!这是西洋式的建筑风格,校门全部采用花岗岩堆砌而成,灰色的基调,庄严宏伟,气势雄浑,呈金字塔形,给人一种素朴端庄的感觉。

学校可真大呀,校车继续缓慢地驶着。“啊,学校还有湖,太美丽了!”宇彦他们那儿是较为干旱的地区,平时连条河都难寻见。

庄严的校门,美丽的湖面,亭亭玉立的荷花,宁静的校园,高大的图书馆楼和坐在湖边看书的学哥学姐们,组成了一幅立体而富满生机的图画。这就是大学,画也似的津洋大学,梦一般的大学生活。

4

“让我查一下，宇彦，噢，你住在 20 楼 141 室。”一个戴着“青年志愿者”黄色小帽的同学十分热情地帮他查看着住宿安排登记簿。

过了一会儿，又过来了两个同学，由家长陪着，也是大包小包的一大堆。一个戴黄帽的同学说：“差不多了，把车拉过来，咱们先把这些送过去，别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了！”

说完，便又过来了两个黄帽和宇彦一块把他们的行李放在了三轮车上，往宿舍区拉去。

虽说处在市区，可校园里完全没有了那份燥热，到处都种满了参天大树，看样子有了些年头。宽阔的大道都浸在大树那深深的凉荫之中，一种回归自然森林般的凉意。

一行所有的人都在享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影浴”，忘记了天气的酷热。大家攀谈起来。那个高高壮壮的叫张明，也是河南的；另一个来自云南，又矮又瘦，名叫居台。

“这校园可真大！”宇彦向张明搭讪道。

“就是，比咱们高中时的学校大多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宿舍楼。”张明对宇彦笑了一下，说道。

“刚才听那个老生说，大概有两千五百多亩呢！”宇彦用手指了一下前面正在骑车的黄帽说道。